

文人的年味

□ 刘丽华

在我们看来，年味就是一岁岁尾那一顿团圆饭，就是新年一见面大家都说过年好，就是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喜庆祥和。而在文人笔下，年味远远不止这些，它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蒋子龙在《年的颜色》里这样描述：“春联是红的，年画是红的，花灯是红的，蜡烛是红的，大年三十晚上吃的糖葫芦是红的，孩子的脸蛋儿是红的，新衣服也多是红红的，‘利市’的封包以及送压岁钱的红包自然就更是红的了……红红火火，喜气洋洋，春节就该是‘红海洋’。”看看，蒋子龙开篇就点出了年是火红的，当然，他接下去又写到年是酒色的黄，黄金的黄，是好运瑞雪的白。

肖复兴的年是有声音的。他在《年的味道和声音》里写道：“过年，讲究的就是热闹，火爆，年的声音，粗喉咙大嗓门。我们对年的祭祀，和西方跪拜在神像之下在心里默拜不一样，而是要大声呼喊出来，甚至借助于外力让声响得惊天动地，让神听得震耳欲聋……年的

声音，是从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开始迸发，讲究要击鼓，鼓点咚咚，表示新年到来的脚步声……当然，年的声音，表现最为淋漓尽致的时候，是除夕之夜，鞭炮声彻夜不息，声震天地。”听听，过得多闹热的年，哪一声都把我们带到了火爆的年味里。

“过年吃蛤蜊，大概也算是一个好口彩——算是元宝。”这是张爱玲在《十八春》里借世钧的嘴说出为图口彩，过年得吃像元宝的食品，如芋艿、饺子、青果、茶叶蛋都算是“元宝”，说明咱中国人吃年品就要吃一个“财迷心窍”。

再看林语堂笔下的年味：“阴历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全国的人都穿了最好的衣服，关上店门，闲荡着，赌博着，敲锣鼓，放爆竹，拜年，看戏。”这是林老在《我过新年》里的描写，那是人们最悠闲玩乐的好时候。

梁实秋的《过年》又不同：“压岁钱不是白拿，要叩头如捣蒜。大厅上供着祖先的影像，长辈指点曰：‘这是你的曾祖

父，曾祖母，高祖父，高祖母……’”可见，民国时期的小孩子得压岁钱，得做磕头虫才能拿，不像现在来得这么轻松。

莫言在《过去的年》中描绘：“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地玩几天的节日……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过了腊月，就开始掰着指数日子……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我想我的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没有这笔开支，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写出孩子大人对过年的不同感受，一个是期盼，一个担忧。

其实，书中浓浓的年味，不是我能够道尽的，这里，仅取几篇，不能全貌，仅摘局部，没法全景。新年将近，品读这些看的、听的、吃的、玩的、拿的等不同感觉的年味颇觉有趣。那么，你的年味又如何？

冬天意境

□ 盛丽秀

曾在《周作人闲话》里看到一段关于冬天的文字“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時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其实这样颇愉快的事我也很向往。

朱自清的《冬天》白描了三个记忆，一个是叙述童年他们哥几个在父亲的陪伴下冬天围着小火炉吃热腾腾的白水豆腐的情景，二是他回忆有一年的十一月，他和两个朋友一起在月夜的西湖里坐小划子，而最令作者难忘的是有一年冬天他们一家四口住在山城台州的情景，那时他的妻子还活着……作者在《冬天》的最后说“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而读着这些文字的我除了温暖，心里还有一些伤感。

年年岁岁，冬日总在一年之末裹挟着寒风和飞雪而来，人们除了切肤地感受，还有对一些时光的回忆。

想起冬天，我常常想起儿时，觉得那时的冬天格外冷，也更像冬天的样子。记得冬天我喜欢待在热炕头上，我也记得火炕上还有小脚盘腿抽着大烟袋的奶奶，还有依偎在奶奶身边的猫咪。我也记得每到冬天，妈妈会给我们织暖暖的围巾和帽子，一针一线地给我们缝制棉衣棉鞋，我们穿戴着这些，感受的是母爱的温暖。在冬天，妈妈经常会在火炉上做砂锅给我们吃，我们不像朱自清童年那样单单吃白煮豆腐，我们吃的有白菜炖粉条、酸菜炖冻豆腐，虽然菜里的肉很少，但我们吃得唇齿留香。有时我们小孩子也常在火炉上烤地瓜、土豆和黄豆吃，有时把袄袖都烤糊了。当然除了这些物质食粮，我们有时也趴在火炕上孜孜不倦地看小人书，漫长的冬天，窗外是呼啸的风声，透过窗棂听起来更是不同凡响，有时我们也喜欢到户外，在雪地里疯跑，在旷野里打雪仗，在河道上滑冰，周围银装素裹的世界让我们欢喜，我们常以堆雪人、为乐，那是生命中最美的一段时光。

如今冬天，虽然有些雾霾让人忧心，但有时也会有北风、飞雪和晴空，有时我会走出户外去感受冬日的凛冽清冷和诗情画意，也喜欢在某个清晨看冬天的海上日出，或在一个下雪的黄昏体验“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意境。那些时候，觉得冬天一切甚好。

致我们从未遗忘的青春

□ 安宁

当容颜在时光中苍老
当回忆在岁月中绽放
你是否还记得
是谁弹着吉它在宿舍楼下吟唱
是谁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裙角飞扬
是谁在图书馆一角偷偷张望
是谁在篮球场上汇集目光

我们学会成长
我们选择遗忘
只缘那一寸一寸的斑斓时光
我从未辜负 你也不曾哀伤

就算青春散场
我们不诉离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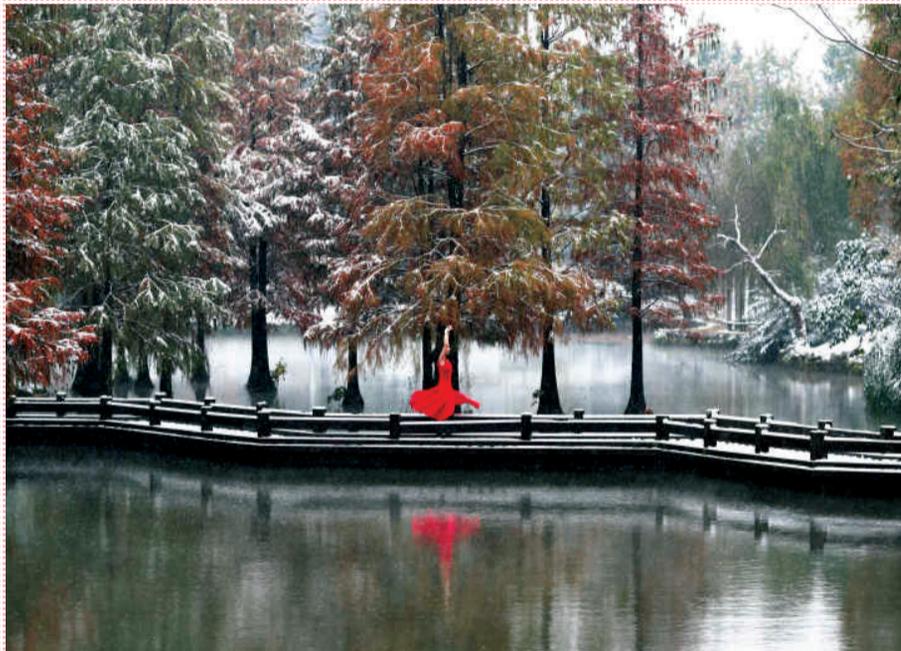
致我们从未离去的后青春

当记忆的花儿散落天涯
当皱纹偷偷爬上脸庞
还好我仍记得
在烟雨江南的小镇慢慢走过时差
在千年不语的佛前虔诚地许下愿望
在飘着咖啡香味的酒吧让心流浪
在微风徐来的夜里将思念拉长

我们也许遗忘了为什么出发
我们也许不再轻言感伤
可在这从不曾回头的时间洪流中
我不曾随波逐流 你也还在坚守

倘若一天人海中相逢
请你别来无恙

新年快乐



一鉴亭

副刊 第482期 也西湖倩影 薛梓 摄影

庐山雾与理论物理想象

□ 范洪义

理论物理研究的特点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上下求索的道路上迷茫惘惘，如雾中看花水中望月；在无边无际的雾的包围中，我们一次次突围，又一次次陷入新的雾中，无穷无尽的跋涉何处才是尽头？

这种理论科研探索宛如堕入迷雾的感觉在登庐山遇雾时到了极致。

都说“黄山归来不看山”，在登上黄山始信峰后，我相信了。那时真恨自己文思不敏，才学不精，语言枯槁，不能触景生情，尽述黄山之美。待到气喘吁吁攀上天都峰，更觉“除却巫山不是云”了。

然而那年十月去庐山，却改变了看法。最值得一提的是庐山那朦胧神秘的雾。“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从山岭的形状起伏来谈庐山的不可捉摸，而我更觉庐山雾的变幻莫测。那天快到如琴公园门口，下起雾来，顷刻就起了白茫茫的一片。真可谓凭空生白雾，雾气侵罗袜，头发湿漉漉的。公园中的各色花卉，扑朔迷离。王国维曾用“雾中看花”来描述诗的意象

不明了，想到自己经常在研究中迷失方向，物理目标影影绰绰，不禁会心一笑。“莫怨花径有迷雾，雾中看花有似无。”

雾气越来越重，如琴湖面看不见了。走在桥上飘飘欲仙，仿佛到了玉宇琼楼。过了一刻钟，下起小雨来，雨水涮去了雾气，才显出湖面来，原来湖并不大。细雨停后，又下起雾来，锦绣谷一带都在流淌的雾的笼罩中，犹如太虚幻境，使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联想到自己经常在半夜里醒来，目标不清地思考科研问题，思绪飘渺，不知想到何处又消失了，甚至原始的想法也丢了，真像雾气聚散的不可捉摸。

次日去三叠泉，风和日丽，我们顿悟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意境，在淙淙的泉水前留念。然后又涉足龙潭，体验了“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心境。不禁想起了林语堂所说：“凡人在世，俗务羁身，有终身不能脱，不想脱者。由是耳目濡染愈深，胸怀愈隘，而人品愈卑。有时看庄子，是好的。接近大自然，是更好的。”边想边往回走，走到大路边，蓦然回首，山谷中又

下起雾，白雾霏霏地不断向我们的回路弥散。现在还在三叠泉景点的游客，隔着一个龙潭，大约看不到瀑布挂前川了吧。

驱车又去了含鄱口，在氤氲的雾中，极目远眺，也望不见鄱阳湖的水光。遗憾之中，只好默念着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聊以自慰了。雾气缥缈之中，我似乎看到了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夜送客的场面。世易时移，如今的九江市长江段已经一桥飞架南北，当年的江州司马如果九泉下有灵，也许不会“青衫湿”了。

我赞美庐山的雾，它浩浩荡荡，带来清新的淡淡的湿，它去无踪影，赐人以清莹澄澈的天光云影，让一切喜怒哀乐，都随雾飞扬。

我喜爱庐山的雾，它神出鬼没，迷离恍惚，给人以微妙的超物之境。“寂寂檐宇旷，飘飘帷幔清”，在雾中看庐山，如同在虚空中寻觅现实，又恰如欣赏一曲曲轻歌曼舞。

离开庐山时，我的行李袋中多了一盒庐山的云雾茶。